

老金三下乡

□黄拓洋

一

家里人在乡下租了块地，种了几百亩砂糖桔。

有了园子自然要有人管理，父亲找来一位管理员。他叫老金，入驻果园后，他从县城抱回一只白色母狗，起名大白。

二

那些天，我几乎天天去果园，喝着老金泡的炒茶，听他讲自己的故事。老金说他以前从北方一所工业大学毕业，回广州后曾在某研究所工作，收入也不少。到20世纪90年代初，他便在广州东郊买了房子——现在那里叫天河。老金喜欢钢琴，他城里的家中客厅就摆了台珠江牌钢琴。他说喜欢钢琴的原因，是这种非黑即白，对了他的个性——的确，老金工作时有一股生铁般的硬气，得理绝对不饶人。

有一天我正在果园和老金喝茶，村头的哑佬突然跑来，拉起老金就向自己的窝棚去。我跟过去一看，竟是小黑被夹在哑佬装在窝棚旁边的

三

兽夹上，一只腿已被夹断了，正痛苦地呜咽着。老金和哑佬一起解救出小黑，然后把它带回果园，给它清理上药，细心照料。变故突至，老金似乎并不难过，他只说：“转机到了。”

果然，小黑自此没了威风，自此与老金越发亲近了。

老金三下乡

□李秀芹

一

那年过年，父亲带我去果园看果树，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老金。大白也摇着尾巴跑过来嗅我们的裤腿。

果树长势喜人，大家都很满意。我们准备走的时候，老金说，想搭我们的车进城。在车上，我和老金聊天，才知道他在城里有房产，也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提到这些的时候，他笑得像个孩童。

再见到老金，已是几年后。我回乡下祖父母家过暑假，父亲让我去果园找老金玩。我发现果园又添了一只小狗，大白生的，取名小黑。小黑

二

不下去。此时老金的孩子正在美国上学，他女人的事业还不算成功，老金这一支柱倒下了，整个家庭也摇摇欲坠。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后，老金女人的事业总算有了起色，老金便决定重拾种果之业，又东拼西凑地买下一个小果园。

这一次，他倾注所有心血，天天神经质一样巡逻在果树间，每一片树叶都被他翻过一遍，检查是否有虫害，每一朵花的气味他都闻过，到后来他能够依靠花的气味辨别成果的好坏。但一年过去，红灿灿的果子终于挂满枝头时，老金却傻了眼——这一年的果实全都偏大，捏了一下果皮就向内陷——质量不好，当年的批发价也低得离谱，老金忙活了一年，最后连肥料钱都没挣回来。

老金没有气馁。次年，他请来技术员管理，自己又上广东四会学习了种植技巧，重回果园时他本以为能够打一场翻身仗，偏偏秋天时又遇上飓风，果园再次入不敷出。

老金只好认命，他收拾行李，打算回广州在家专职辅导孩子学习。但只在广州待了三个月，老金再次回了果园。他说，孩子们已经习惯没有父亲陪伴的生活，他回去只觉得自己像个陌生人。

三

他重新收拾荒废了三个月

孝心

□李秀芹

一

一位导演在电视节目里感慨，母亲八十多岁了，自己总想尽点孝心，但因为工作忙，很少能回家看望母亲，偶尔回家吃顿饭，也就半小时的时间，吃完饭就走。但老母亲为了这一顿半小时的饭，要准备一天。他现在只要能回家吃饭，就故意把喝酒的时间延长，只为了能多陪伴母亲一会儿。他最后说，母亲喜欢旅游，他计划退休后去买辆房车，带着母亲出去旅游。

退休后的儿子开着房车带着老母亲，开启浪漫的行程，这画面想想就美。但我看到这里，却忍不住想吐槽，“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，九十不留座”，八十多岁的老人家，出行还得趁早，即便长寿，能活过百岁，身体状况也未必适合长途旅行。当然，我也理解这位导演。现实摆在那里，别说导演，就是普通人，生活重担压肩头，能有几个敢轻易撂挑子、提前过上退休生活的？能“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常回家看看”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我还是觉得，要尽孝心，别等退休。想带着老人出去旅游，不一定要有房车，有时哪怕是出去玩一天两天，对父母已经是最好的陪伴。

二

我们村里的刘老太今年90岁，老伴去世后，她自己便一个人住在老宅。刘老太有四个子女，都在外谋生，一个在单位干保洁，其余三人自己做小买卖，都没有休息日。刘老太80岁时，仍喜欢一个人住，自己还能做饭，生活也完全能自理，子女只好轮班照顾，一个人一周，所做之事无非是每天来看看她，陪她说说说话。大儿子以身作则，给三个姊妹打出“样板”，他一早一晚都要去母亲那里一趟，晚上还要陪着母亲散会几步，去附近公园逛一圈。一年之中，他至少要开车带母亲去自驾游两次，他说

三

哪怕就玩个一两天，也是带母亲见了世面，大家的心情都得到了放松。

我家隔壁的王大妈和老伴都70多岁了，儿子和他们住同一个小区，每天晚上，儿子吃完晚饭，都要来父母这里溜达一圈儿。有一次晚上十点多了，我还听到她儿子来按门铃，次日王大妈跟我说，儿子昨晚加班，收工时都快十点了，却说好像生物钟定时了，不来父母家打卡，就好像这一天没过完一样。我知道，王大妈和老伴都有高血压，她儿子也许是不放心，每天都得来看看，有活儿便帮着干点，没活儿

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广东深化改革开放的大机遇、大文章抓紧做实